

相伴六十年

60

梅朵文艺评论选集

梅朵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相伴六十年

梅朵文艺评论选集

梅朵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伴六十年/梅朵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99-16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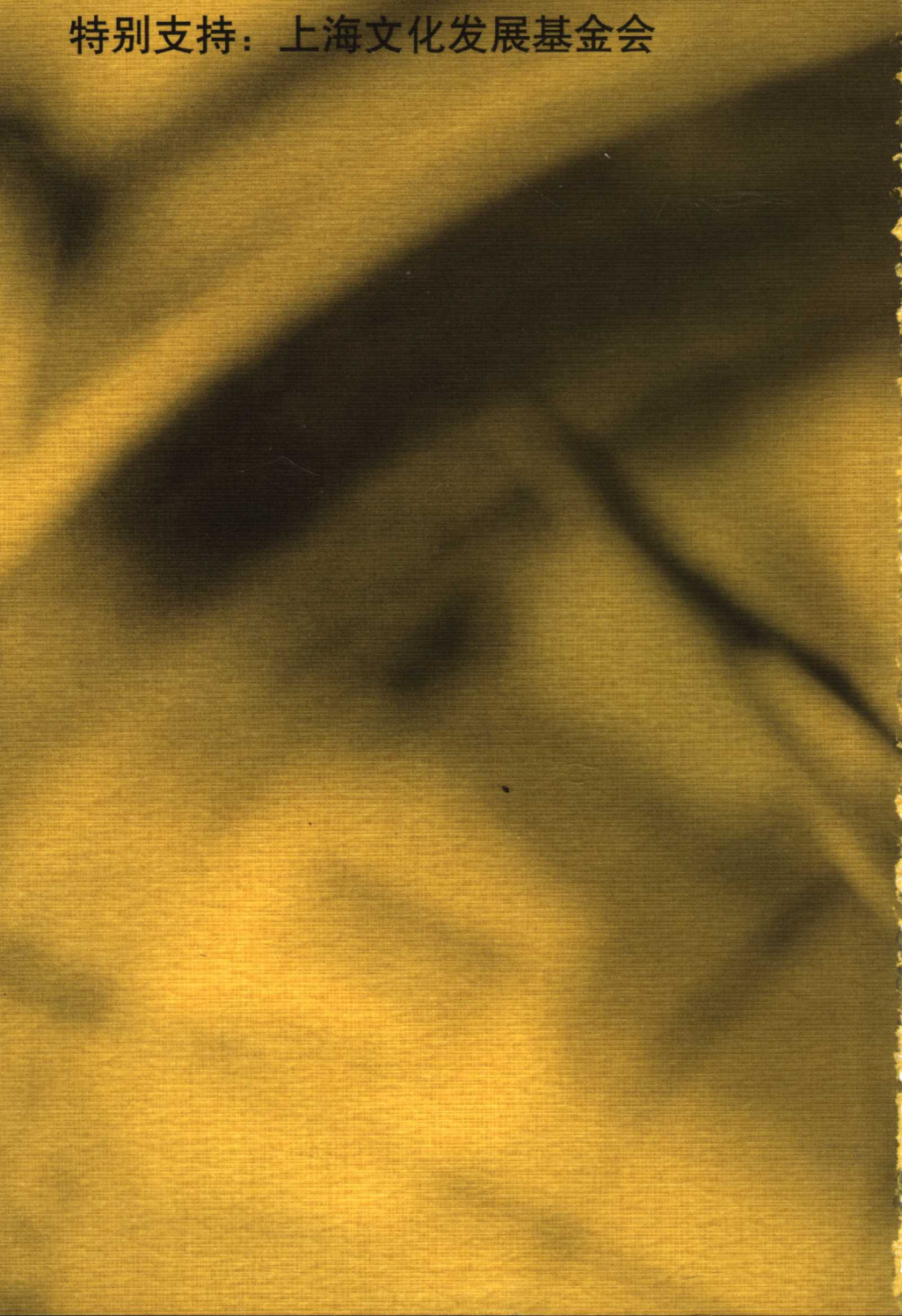
I. 相... II. 梅... III. 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IV. 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984 号

书 名	相伴六十年
著 者	梅 朵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芒 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mm 1/32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20-6/I·1526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特别支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序

任仲伦

我钦佩梅朵先生。因为他的历史，因为他的思想，因为他的品格，因为他对中国文艺评论，尤其是电影评论的贡献。还有种种因为。

梅朵先生自称自己的历史，纯粹是个职业报人的历史。作为后辈，我不知道他究竟办过多少报纸。但在业界享有盛誉的《大众电影》，《文汇月刊》和《文汇电影时报》等，都是他参与创办并作为其中灵魂的。我们每天都在做事情，事情总是稍纵即逝；只有把事情做成事件，做成具有历史或现实影响力的事件，思想和生命的价值才会得以延伸。作为一个职业报人，梅朵先生所创办的这几种报刊，无论它们的生或死，都是中国文化界广泛瞩目的事件。作为一个报人，梅朵先生是职业的。其职业精神常常让所有人敬畏。王蒙有句大家共鸣的名言：“梅朵梅朵没法躲。”讲的是梅朵先生对付那些文学大家的绝招：就是深更半夜打电报催人稿件。深更半夜，摩托车响，电报声叫，常常让以稿债为荣的文学大家们也胆战心惊而臣服投降。

梅朵先生是个有思想的人。思想，对于他，永远是个现在进行时。从四十年代他就开始撰写文艺评论，剧评，影评，书评等等。文艺评论是他的红舞鞋，穿上了就没有脱下。一个花甲年轮过去了，梅朵先生还在写着，也就是说他还在思想着。他是一个

思想的长跑者。思想与生命同行，是思想的快乐也是生命的快乐。在中国影评界，他是从事影评职业历史最长的。人们敬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影评界一个白发苍苍的长者，而是敬重他对于中国影评界作出的思想贡献。

梅朵先生是个有思想信仰的人。我们有时读诸多思想者的历史或生活，常常发现思想者与思想者是有高低雅俗之分别的。我以为：这种分别的楚河汉界，就是思想者有没有思想信仰。不少思想者的思想是没有信仰的。他们今天推崇这种学说，明天又推销另一种学说，甚至是此矛此盾的学说。在我看来，这些思想者本质上只是外来思想的搬运工或是他人思想的推销员。梅朵先生当然不是思想大家，但是他有思想本色。这个本色就是他始终不渝地高举现实主义思想旗帜。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自然不是他的原创。但是他接受了并把它作为思想信仰，从此坚定不移地作为思想尺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评判着各种文艺思潮和现象，包括作家或作品。我们读梅朵先生的文艺评论文章，各个时期的评论风格会有变化，理论表述也有差异，但是，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直面人生直面矛盾的思想呼声，虽时强时弱但从没断流过。尤其是中国思想界进入大解放大变革的年代，梅朵先生几乎是高昂着头颅，大声吼叫着，倡导一切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读一读他对谢晋导演的几部代表作品的评论，你会读懂他这种思想的脉动。曾经有年轻人善意或不善意地批评梅朵老了，主要是说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老了。但是梅朵依然会上会下文里文外地说现实主义。所有的文艺创作都应该走现实主义道路或都应该穿上现实主义外衣，这当然是一种虚拟狭隘的理论。但是，现实主义永远是文艺创作的一种（仅仅是一种）主流，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梅朵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倡导现实主义精神，其精神可嘉，其思想信仰更可嘉。“梅现实”，是尊称或是蔑称，反正梅朵先生的思想灵魂是现实主义。

梅朵先生的思想是灼烧着的。读他的文章，你总觉得有点悖论的印象。一个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应该是冷峻的：文风，观点与



表述。但是在梅朵先生的文章里思想是灼烧的：他的观点是鲜明的直率的跳跃的，似乎不习惯于有条有理的学院式理论逻辑；他的表述常常是诗意的，波浪似的排比句是他常用的句式，似乎想排山倒海地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时候他几乎在呐喊在争执，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达他内心激情。梅朵先生善于争辩，为一部作品为一位作家为一种现象。文章如此，开会也是如此。这种争辩有时充满孩子般天真的执拗，直愣愣地让对方陷入窘困。但是人们都理解他的这种执拗。思想本应是坚定的，随风摆动不是思想的性格。灼烧着的思想，时时闪烁出真理的火焰，照亮读者或听众的心灵。但有时也会灼伤应有的思想理性。

梅朵先生作为中国影评界的先辈，曾经沧海曾阅变迁，他的思想随之磨砺随之发展。读这本文集，我们不仅读到他的思想和思想个性，同时也可以读到中国电影的某个侧影或中国文艺的某个侧影。一个人曾经参与历史，并或长或短地留下他跟随着历史身后的倒影，他的生命和价值就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

我们敬重梅朵先生。





目 录

序	任仲伦
---------	-----

心中的绿叶

一个知识分子的路	3
十年欢乐 十年艰辛	
——我和《文汇报月刊》	11
我们感到自豪	
——想起创办《大众电影》那段日子	20

代代先行者留影

我心中的夏衍同志	
——纪念夏公百年诞辰	25
我们需要理解	
——怀念阳翰老	38
艺术生命不朽	
——忆曹禺老师	41
柯灵的艺术信念	47
怀念史东山	53
痛哭骏祥师	56
一份宝贵的艺术财富	



——杨村彬和他的清官戏	59
汤晓丹的艺术之路	62
以真诚之心对待艺术	
——沈浮电影创作五十年	66
论谢晋	
——一个轮廓	70
凌子风的艺术精神	83
又是一株常青树	
——谈吴贻弓的艺术道路和《阙里人家》	87
一片美丽的湖泊	
——谈谢飞的艺术性格	93
张艺谋独立的艺术个性	96
陈凯歌艺术的文化精神	100
吴天明的艺术之路	
——评《变脸》	107
追思阿丹,我愿直诉衷肠	110
白杨的艺术之路	112
《我的艺术 我的生命》	
——张瑞芳文集序	118
秦怡的艺术道路	121
张弦之魂	123

理论的探讨与思考

现实主义是一种审美方式	129
略谈百年遭遇中的现实主义	141
现实主义之歌	
——澄清对现实主义的误解	154
八十年代的文论回顾	171
应该是对《讲话》作出深刻思考的时候了	177
中国电影评论历史概述	184



一片诚心 一个愿望	196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	199
新中国电影五十年	217
我们需要批判精神	
——世纪之交展望中国电影	230
现实主义电影的新崛起	
——论二十年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重大成就	236
让电影扎根于生活之中	
——略论上海电影之路	254
电影需要文学	263
关于军事影片的几个问题	269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	273
略论世界反法西斯题材影片	276
弘扬我们的理想精神	
——漫谈传记影片创作	284
改编问题是应该加以探讨的课题	287

评论选辑

满天星斗	
——评王元化著《思辨短简》	297
大智大勇	
——贺绿汀精神赞	301
华君武的漫画艺术	
——华君武漫画展读后	304
他们是谁	
——读《我与胡风》	311
一片枫叶	
——我读竹林的《女巫》	314
一次超越	
——评王小鹰的《丹青引》	318



写普通而又伟大的人	
——肖复兴《生当作人杰》序	323
我们的报告文学	326
我们走过十年	332
新人崛起的一年	
——略论一九九五年的电影创作	339
让普通人成为银幕主人	343
谢晋的艺术与影片《芙蓉镇》	347
去除奴性积淀	
——评影片《鸦片战争》	354
他,坚持走自己的路	
——评影片《秋天里的春天》	360
艺术家要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	
——从影片《开天辟地》的创作谈起	367
一次重要的艺术发现	
——评影片《被告山杠爷》	375
忧愤的诗篇	
——评《黄土地》	379
张艺谋和他的《秋菊打官司》	384
警钟	
——评《生死抉择》	387
怀念什么? 歌颂什么?	
——评《阳光灿烂的日子》	390
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	
——评影片《北京,你早!》	392
我们高兴地笑了	
——论黄建新导演的《站直了,别趴下》	395
发自内心的呼唤	
——评影片《我的九月》	400
形似纪实,却在纪心	



——评《四十不惑》	402
尊重和理解	
——影艺随笔	405
愿汽笛长鸣	
——评《詹天佑》	409
集体的耕耘 集体的收获	
——对于影片《万家灯火》的再度思考	411
卓别林和他的《大独裁者》	420
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卓别林	424
好莱坞的启示	
——观片随想	427
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点思考	430
从电视剧《雷雨》谈到名著改编	437
一个良好开端	
——评《上海一家人》	441
坚决拥护《一地鸡毛》	448
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	
——谈《激情燃烧的岁月》	451
再造历史剧的真谛	
——评话剧《商鞅》	453
贵在自由探索	
——评话剧《归来兮》	456



心中的绿叶



一个知识分子的路

我 1921 年出生于商人家庭,我的曾祖父是一名中医。据说曾参加过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斗争。后来在江苏丹阳开了一家中药铺,颇有点名气。但是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就开始衰落。我记得,当我读中学的时候,筹集一点学费、食宿费,都感到困难了。

因为我的这个家庭出身,也就成了我的严重的历史负担。我在家乡丹阳读完了小学,就到外面去读书。中学就读于苏州的省立苏州中学。我经常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借阅各种图书、报刊,这就逐步培养了我喜爱文艺的习惯,并且在学校里办起了墙报,宣传抗日思想。

1938 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我心中滋生的对理想的追求驱使我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州、汉口到了大后方的重庆。

到了重庆,已经过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期限,当时的国立剧专还可以补考,我在曹禺的直接主考下,以优异成绩考取,从此开始走上了文艺生涯。

几年的剧专学校生活,可以说打下了我的知识基础。我开始养成了废寝忘食的读书习惯。那时,由于战争原因,藏书虽然不多,但各种思想的书,都对学生开放。那位图书馆女管理员,又特别对我优待,使我得益匪浅,至今,我很感谢她。

国立剧专,当时有一种民主的自由学术空气,和老师也可

各抒己见,进行讨论。至今回想起来,那段生活,还是使人十分向往,颇为留恋的。

1943年,我开始撰写文艺评论文章,第一篇是评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发表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从此写出了许多剧评文章。当时重庆的话剧运动极为兴盛,几乎每天有三四台重头戏演出,而我又在剧专专门攻读戏剧理论,也就很自然地把写作的重点放在戏剧评论上。记得我当时的剧评已经以整个演出为研究对象,例如它的舞台设计,我就十分注意,而不是像有些剧评偏重它的文学内容。

这样默默地进行了几年的文艺评论工作,也就自然地决定了我的终生事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于年底回到上海,开始为《文汇报》主编《演剧》周刊。由于几年来在大后方沉浸于争民主的气氛之中,很想在这个周刊上传播大后方戏剧运动的民主信息,应该说,这个周刊虽然为期不长,却很有一点自己的特点。到了1946年,我便直接参加了《文汇报》的工作。我记得当时在柯灵同志的领导下,我与陈钦源同志,一共三个人,既负责《浮世绘》这个文艺副刊,又负责《读者的话》这个反映广大读者意见的园地。这两个副刊,都是每天刊出,而我们似乎从早到晚都投身在编辑工作中。除此,我还单独主编一个戏剧电影周刊,并且撰写电影评论文章,几乎每天不间断地写。可以说,因为这段时间把评论集中于电影上,与整个电影界的创作活动发生了密切联系,促使我从此把文艺评论的重点移向了电影。

这是我的生命充满朝气的一段历程。当然,那个时候年轻,不怕疲倦,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着理想,有着追求。于是生命就像长了翅膀,可以那样自由自在地翱翔于生活的海洋之上。

那时我写的电影评论,主要是积极阐述当时进步电影的思想 and 艺术价值,并为排除反动势力对它的政治干预而进行斗争。那时我参加编辑的《读者的话》,则主要传达读者的民主要求。我们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给予了最最热情的支持,



因此也就常常招来反动势力的干扰。有时,反动分子直接跑到编辑部对我们进行威胁,我们则与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回想那段时间感到生命是那样充实,生活是那样富有价值,我们做了我们心甘情愿做的工作。

由于《文汇报》站在当时斗争的最前线,最后,反动势力终于下毒手把它封闭了。这是1947年的5月。

对于《文汇报》的被封闭,就像失掉母亲那样痛苦,我们同仁在工作中结成的深厚友谊,始终留在我们心间,我们常常能够做到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尤其,我们没有因此放弃斗争。到了1948年,我们终于找到了继续斗争的途径,到香港去创办香港《文汇报》,我们几个跟随徐铸成同志到了香港。那段生活虽然十分艰苦,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们整个编辑部挤在一间房子里办公,晚上又很多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睡觉,到了夏天,编辑部虽然像蒸笼似的,我们却坚持着工作。那时,很多文化人都汇聚香港,因此报纸上集中地刊出了他们的文章。几乎很少有这样的报纸,能够在版面上见到这么多的文化界的权威人士的文章。我所主编的文艺副刊也每天刊出著名作家、艺术家们的作品。那时的黄永玉,还是一株新芽,我们也全力给以支持,不断刊出他的特富新意的木刻和其他美术创作。同时,在我编的文艺副刊上,还经常刊出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这成为了这个副刊的一个突出特点,那时我的编辑思想,比较开放,不拘一格,能够做到兼容并蓄,尤其特别关注新人新作。这一点也成了我以后编辑刊物的一贯态度。

这段时间,我除了主编文艺副刊外,还主编了一个电影周刊。那时,很多电影艺术家都到了香港,一时,变到很是活跃,只是时间短促,并没有突出的佳作问世,我的评论文章则着重在批评一种庸俗现象上。

我与胡风在上海就有交往,他到了香港,我当然接待了他。对于他的文艺思想在许多地方就有共鸣,以后我的文章中便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一情况,曾使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把我视为胡风派,并一度扬言要孤立我,不给我的副刊写稿。但我一贯主张兼